

葉紫創作集

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





葉紫創作集

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本書出版說明

這本創作集，收入作者的短篇小說十二篇，中篇小說一篇、散文九篇，共分四輯。第一輯根據上海奴隸社刊行的短篇集『豐收』第四版（作者修訂本）；第二輯根據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的中篇『星』第三版；第三輯根據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刊行的短篇集『山村一夜』初版；第四輯則選自未曾出版過的『葉紫散文集』（這散文集係由作者自己在一九三六年編定，收散文十六篇，曾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打好紙型，因抗日戰爭爆發未能出版，我們現在即根據商務印書館的紙型）。以上各輯的作品，我們在編輯時曾改正了一些錯字和標點，添補了個別漏字，並加了幾處必要的註釋。

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
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



作 者 像



目次

作者小傳.....一

第一輯

豐收.....二

火.....五

電網外.....三

夜哨線.....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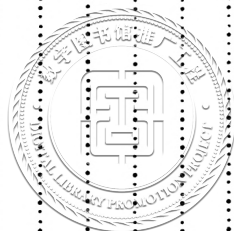
楊七公公過年.....一

鄉導.....七

第二輯

星.....一八

第三輯



偷蓮……………二七六

魚……………二八四

山村一夜……………二九一

湖上……………三四

校長先生……………三三九

電車上……………三四九

第四輯

行軍散記……………三五六

行軍掉隊記……………三七一

夜的行進曲……………三八三

流亡……………三八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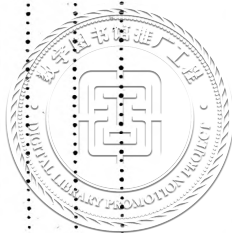
古渡頭……………三九六

岳陽樓……………四〇五

長江輪上……………四〇九

夜雨飄流的回憶……………四二六

我怎樣與文學發生關係……………四三二



作者小傳

葉紫，原名俞鶴林，一九一二年生於湖南益陽縣的月塘湖鄉。六歲進小學，十二歲進中學。一九二六年，湖南掀起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，葉紫的父親、姐姐和叔父也都參加了革命鬥爭。他的父親原是一個小公務員，這時擔任了當地鄉農民協會的秘書，他的姐姐擔任了本鄉婦女會的會長；他的叔父這時則是益陽縣農民協會的秘書長。北伐革命軍佔領武漢後，葉紫也離開了當地的中學，到武漢去進一個軍事學校。

一九二七年，大革命失敗，地主武裝重返益陽，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。這年五月，葉紫因聽到父親、姐姐被捕，從武漢趕回家鄉；到家時，父親、姐姐已遭殺害。當時年僅十五歲的葉紫，也爲反動派所搜捕，幸爲親友掩護，得以逃出白色恐怖的家鄉。

離開家鄉後，所過的是流亡生活。其間曾經當過兵，但隨即又逃出。一九二八年流浪到南京，靠給報紙寫稿度日。約一年後到上海，先後作小學教員、報館編輯，並曾一度在西林寺爲和尚抄寫籤條，以得糊口之資。

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。同年在上海『無名文藝』上發表短篇小說『豐收』，引起文藝界的重視。此後即主要的以一九二七年家鄉的事變和自身的經歷爲題材，寫了不少小說和散

文，發表在『文學』、『現代』、『文藝』、『文學新地』等刊物上。一九三五年出版了短篇集『豐收』，魯迅曾爲之作序。此後又出版了中篇『星』和短篇集『山村一夜』。

在長期困苦的生活中，葉紫得了肺病。一九三八年病勢轉劇，即由上海回益陽休養，一方面開始寫構思已久的長篇小說『太陽從西邊出來』，這也是以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爲題材的。但由於病勢日益沉重，長篇僅寫出了四萬餘字（此稿在葉紫死後不久即散失，現在尚未找到），即於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逝世。死時尙未及二十八歲。

葉紫有子女各一人：女俞蒂麗，現在廣東某陸軍醫院工作；子俞雪駒，現在中學讀書。

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
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

第一輯

豐收

一

時間是快要到清明節了。天，下着雨，陰沉沉的沒有一點晴和的徵兆。

雲普叔坐在『曹氏家祠』的大門口，還穿着過冬天的那件破舊棉袍；身子微微顫動，像是耐不住這襲人的寒氣。他抬頭望了一望天，嘴邊不知道念了幾句什麼話，又低了下去。鬍鬚上倒懸着一線一線的涎沫，迎風飄動，剛剛用手抹去，隨即又流出了幾線來。

『難道再要和去年一樣嗎？我的天哪！』

他低聲地說了這麼一句，便回頭反望着坐在戲台下的妻子，很遲疑地說着：

『秋兒的娘呀！「驚蟄一過，棉褲脫落！」現在快清明了，還脫不下袍兒。這，莫非是又要和去年一樣嗎？』

雲普嬌沒有回答，在忙着給懷中的四喜兒餵奶。

天氣也真太使人着急了，立春後一連下了三十多天雨沒有停住過，人們都感受着深沉的恐怖。往常都是這樣：春分奇冷，一定又是一個大水年歲。

『天啦！要又是一樣，……』

雲普叔又掉頭望着天，將手中的一根旱烟管，不住地在石階級上磕動。

「該不會吧！」

雲普燐歇了半天功夫，隨便地說着，臉還是朝着懷中的孩子。

「怎麼不會呢？春分過了，還有這樣的寒冷！庚午年，甲子年，丙寅年的春天，不都是這樣冷嗎？況且，今年的天老爺是要大收人的！」

雲普叔反對妻子的那種隨便的答復，好像今年的命運，已經早在這兒卜定了一般。關帝爺爺的靈籤上曾明白地說過了：今年的人，一定是要死去六七成的！

烙印在雲普叔腦筋中的許多痛苦的印象，湊成了那些恐怖的因子。他記得：甲子年他吃過野菜拌山芋，一天祇能撈到一頓。乙丑年剛剛好一點，丙寅年又喊吃樹根。庚午辛未年他還年少，好像並不十分痛苦。祇有去年，我的天呀！雲普叔簡直是不能作想啊！

去年，雲普叔一家有八口人吃茶飯，今年就祇剩了六個：除了雲普燐外，大兒子立秋二十歲，這是雲普叔的左右手！二兒子少普十四歲，也已經開始在田裏和雲普叔幫忙。女兒英英十歲，她能跟着媽媽打斗笠。最小的一個便是四喜兒，還在吃奶。雲普爺爺和一個六歲的虎兒，是去年八月吃觀音粉●吃死的。

●觀音粉是一種白色的細泥土。



這樣一個熱鬧的家庭中，吃呆飯的人一個也沒有，誰不說雲普叔會發財呢？是的，雲普叔原是應該發財的人，就因為運氣太不好了，連年的兵災水旱，才把他壓得抬不起頭來。不然，他也不會那麼示弱於人哩！

去年，這可怕的去年啦！雲普叔自己也如同過着夢境一樣。爲了連年的兵災水旱，他不得不拼命地加種了何八爺七畝田，希圖有個轉運。自己家裏有人手，多種一畝田，就多一畝田的好處；除納去何八爺的租穀以外，多少總還有幾粒好撈的。能吃一兩年飽飯，還怕弄不發財嗎？主意打定後，雲普叔就賣掉了自己僅有的一所屋子，來租何八爺的田種。

二月裏，雲普叔全家搬進到這祠堂裏來了，替祖宗打掃靈牌，春秋二祭還有一串錢的賞格。自家的屋子，也是由何八爺承受的。七畝田的租穀仍照舊規，三七開，雲普叔能有三成好到手，便算很不錯的。

起先，真使雲普叔歡喜。雖然和兒子費了很多力氣，然而禾苗很好，雨水也極調和，祇要照拂得法，收穫下來，便什麼都不成問題了。

看看地，禾苗都發了根，漲了苞，很快地便標線了，再刮二三日老南風，就可以看到黃金色的穀子擺在眼前。雲普叔真是歡喜啊！這不是他日夜辛勞的代價嗎？

他幾乎歡喜得發跳起來，就在他將要發跳的第二天哩，天老爺忽然翻了臉。蛋大的雨點由西南方直向這壟上撲來，祇有半天功夫，池塘裏的水都起膨漲。雲普叔立刻就感受着有些不安似的，恐怕這好好的稻花，都要被雨點打落，而影響到收成的不豐。午後，雨漸漸地停住了，雲普叔的心中，

像放落一副千斤擔子般的輕快。

半晚上，天上忽然黑得伸手看不見自家的拳頭，四面的鑼聲，像雷一般地轟着，人聲一片一片地喧嚷奔馳，風刮得呼呼地叫吼。雲普叔知道又是外面發生了什麼意外的事變，急急忙忙地叫起了立秋兒，由黑暗中向着鑼聲的響處飛跑。

路上，雲普叔碰到了小二疤子，知道西水和南水一齊暴漲了三丈多，曹家壠四圍的堤口，都危險得厲害，鑼聲是喊動大家去擋堤的。

雲普叔吃了一驚，黑夜裏陡漲幾丈水，是四五十年來少見的怪事。他慌了張，鑼聲越響越厲害，他的脚步也越加亂了。天黑路滑，跌倒了又爬起來。最後是立秋扶住他跑的，還不到三步，就聽到一聲天崩地裂的震響，雲普叔的脚像彈棉花絮一般戰動起來。很快地，如萬馬奔馳般的浪濤向他們撲來了。立秋急急地背起雲普叔返身就逃。剛才回奔到自己的頭門口，水已經流到了塔下。

新渡口的堤潰開了三十幾丈寬一個角，曹家壠滿院子的黃金都化成了水。

於是雲普叔發了瘋。半年辛辛苦苦的希望，一家生命的泉源，都在這一剎那間被水冲毀得乾乾淨淨了。他終天地狂呼着：

『天哪！我粒粒的黃金都化成了水！』

現在，雲普叔又見到了這樣希奇的徵兆，他怎麼不心急呢？去年五月到現在，他還沒有吃飽過

● 標線是稻的穗子從禾苞中長出來。